奥田遵校正

校字

史記評林

列傳自第五十二百十二之
至第五十六百十六

漢書門 類 一六三九 號 一六 函 一一四 架 五〇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一六三九 號 五〇 冊 一一〇 架 三九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39
冊數 50(44)
函號 279 34

明治十四年五月

校字 史記評林

列傳 下帙

東京 同人有志梓

漢書無者下齊字

法入齊宜言入菑川

六國時孟嘗君封薛則薛之爲齊尚矣

唐順之曰摹寫平津侯極得其髓茅坤曰摹寫平津侯揣以曲學阿世四字爲精神故其巧爲持正而外不拂衆望內不忤以節儉砥行以分俸養士其所交游則陽善汲黯而陰排仲舒至于主父偃則訟言族之此皆深中絶倫處數年間立致三公末復上書乞骸骨又成完名

增李攀龍曰當弘讓謝國人時豈自計年七十爲丞相然且封侯也史蓋皆稱曰公孫弘行義雖修非遇其時

史記評林卷之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吳興 凌稚隆 輯校
溫陵 李光縉 增補
日本 長尾與田導 校正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索隱曰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後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伏後後母死服喪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被稱屬上衣而褻服矣非臥具

嘗常通

焉能致此位乎。時則武帝方鄉文學。弘因得以儒術對策奏擢爲第一。不然。帝以雄才揚推俊乂。嘆息嚴徐之徒。報書諸侯王。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豈其於弘非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輒自百餘人之下以爲舉首。以示在昔不能罷歸爲不知弘。必不然矣。

康海曰。君子之事君。彌縫其闕而濟其所不逮。漢武帝好大喜功。方窮奢極靡。而公孫弘乃以人主病不廣大爲言。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歟。

王維楨曰。篇中上大悅之一段。上益厚遇之一段。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一段。總言弘遇主逢時之意。故卒封丞相。

唐順之曰。據此兩言。便是巧計。

余有丁曰。弘亦非專欲諫者。其毀西南夷。沮卜式。黜甯成。皆有大臣之言。但重祿持位。畏忤上旨。故不能不倍約阿世耳。

黃震曰。按發十策。弘不得一。弘非不能也。希旨而僞屈耳。弘亦姦哉。

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阿世中之持正處）弘爲人恢奇多聞。（此段隱括傳大旨）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此布合上意處）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應前事後母孝謹）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實平津受用處）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飾文法。如衣服之有領緣以爲飾也。二歲中。徐廣曰。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阿世）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阿世）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阿世中之持正處）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爲不可。不敢逆上耳。○正義曰。顏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弘迺謝曰。（阿世）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

董份曰黯廷詰弘弘深疾黯而云九卿莫如黯與善此則過巽以激上怒信齊人之多詐也
余有丁曰實自美也而言似遜韓大夫教武安不當與魏其爭即此智
唐順之曰詳語意寔非管而是晏因以晏自況
增李攀龍曰龔懋卿家陽丘近薛縣常稱公孫弘之爲人而不直汲黯也曰弘故遠迹羊豕之間年六十餘以文學徵及七十而爲丞相服習袞禍即令紈綺騶御有肌躁膚癢耳布被奚詐焉斯說良是姑録之以俟知者

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弘自比皆折汲黯）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善阿世）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爲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騆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索隱曰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爲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戸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弘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本詳作陽）與善

茅坤曰數言乃平津侯小像
王愼中曰封必以功不聞以位宰相始拜而封非典也
按西京雜記云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才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可備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待奉之

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纔脫穀而已言不精鑿也）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塡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臣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索隱曰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

負新出禮記與采薪同

倘尚通諸本作尚

王鏊曰又討一結果

白居易曰恙憂也初無訓病之義蓋既云罹病不應復云病

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索隱曰小顏云右亦上也言遭遇亂時則上武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

注疾輕當作輕疾

孝武當作今上

按元城劉氏論弘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二事得大臣之体然則餘固不足稱云

茅坤曰此傳敘事无足觀而二書可誦當與鄒陽傳同類

按長短縱橫說由戰國策蓋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此為長故戰國名短長策也

漢書音義曰何恙踰前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曰年八十○索隱曰案弘凡為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遣鉅野令史成詣公車論為城旦元始中詔復弘後為關內侯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

茅坤曰惜乎八事不及傳而伐匈奴一事千載來絕議也

凌約言曰言伐匈奴利害如指掌秦皇漢高二事足以鑒矣文字溫淳厚重質實愈嚼而愈有味是漢初元氣復還之作非戰國元氣澆漓之餘習也

按此書雖以好戰忘戰並起然偃意專為諫伐匈奴故所重却在好戰必亡上

(增)詹惟修曰此書以悔字作主蓋因武帝窮兵黷武欲其懲秦而法祖也文中子曰武帝秋風之辭其悔心之

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入功而後用士無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附後曰踵漢書踵作運遇作得

靡糜通

腄陲通

萌乎是心也余謂啓之者實偃

按此書先引秦伐匈奴而以天下始畔結之繼引漢伐匈奴而以高帝悔甚結之即上好戰必亡與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意然只泛論未曾見得今日事體故又申言秦失之當戒及虞夏殷周之可法復明辨以深儆之其文溫淳厚重信非漢人道不到此

(增)詹惟修曰此言始皇不悔便亡

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言秦專〕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曰靡音糜敝猶凋敝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徐廣曰澤一作斥○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腄琅邪負

按師古云搏擊也搏人之陰影言不可得也
㊟詹惟修曰此言高帝悔之便存

海之郡。徐廣曰腄在東萊音縋 ○索隱曰腄音逐瑞反注音縋其音同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言漢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申言秦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應日費千金句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

班固諱莊曰嚴此蓋後人因漢書而改耳

王鏊曰太史公傳亦不必人人備著顛末嚴安徐樂一

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指上秦漢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已若章邯之比暗危朝廷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牽連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樂音岳嚴本姓莊莊者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為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

不知下漢書無也字此行疑

書足矣蔡澤傳亦然

王維楨曰自陳涉无千乘之尊至猗頓之富也六句成一氣壯哉

凌約言曰此言基本積壞為土崩禍難驟興為瓦解文字開闔呼應轉綴有力血脈貫通体格嚴整但欲明安危之机銷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所當謹顧乃以瓦解之勢為不必慮而欲其自恣於游畋聲色之間非引君當道之意矣

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

茅坤曰以上似識治体之大而以下復導之游樂以自

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最有發覦）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

漢書無乎字

媚于上

王維楨曰若淫樂如此便有土崩之勢雖諷之實勸也

王韋曰文勢變化而氣更滂沛

董份曰先惧其拂言故曰何必湯武成康其後即轉甚有力亦是婉辭

陳仁子曰帝之心內多欲而外仁義者也仁義不勝故私欲横生徐樂于聲色之奉游獵之娯俳優侏儒之歡不直止之而勸以王道幾若陳善而閉其邪者亦善于諷諫者也與之同時若偃者一歳四遷安雖不用而為騎馬令至樂竟不見用毋乃以樂言為迂而不入耶

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絶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寛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歳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

修其之修漢書作循

漢書主作一

凌約言曰此言窮兵之禍極為詳悉於治道有關其言華采中有質實質實中有華采漢書起有風俗救敝一段

王慎中曰漢武帝用兵獨嚴安一跡論事有本末譏病當世有味

按此段言戰國兵禍

凌約言曰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此言過矣嚮使以下則是

按此下言秦窮兵之禍以為戒

也亦三百餘歳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横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呑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索隱曰虡音巨　鄒氏本作鐻音同）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　謂以智巧為下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

漢書作尉屠睢無佗字

景騎宜作景駒蓋訛

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曰案尉官也他趙他也音徒何反屠睢人姓名睢音雖)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韋昭曰監御史名祿也)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絶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曰謂勝廣舉兵據陳舉音如字或音據恐誤也下同)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

注壞漢書張注作長

或云霸王之王當作上

今下漢書無欲字

注濊陌之陌疑當作貊

按此下言時事。

楊愼曰。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嚴安此論極盡事情。宋富弼與契丹議。意祖此。然安之論本出韓非。韓非備内篇曰。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

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絶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始見本意)朝夜郎。降羌僰。畧濊州。(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僰音白非反又皮逼反濊州地名郎古濊陌國也音紆廢反)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索隱曰匈奴城名音龍燔音煩謂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

橋蓋矯之假借

運糧漢書作軍糧

按橋前漢書作矯箭正曲使直也

按此總括一篇之意而結之語約而意盡

陳仁子曰嚴安上書與主父偃不同主父偃皆隨其末而救之嚴安則援其本而救之本正則末自正矣凡安所言曰薄賦歛則箴帝之利心也曰省刑罰則藥帝之慘心也曰省繇役則約帝之侈心也夫帝之欲不但窮兵一事大本既立數者既除則兵可片言而止至于用兵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可以關要功生事者之口噫一將功

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索隱曰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晩也。○徐廣曰佗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論所纂者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

尺寸之地封漢書作尺地之封

成萬骨枯其言蓋本諸安

黄震曰嚴安言郡守之權非特六卿豈慮根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

按此本賈生之議

茅坤曰此即劉敬故智

按偃初諫伐匈奴似識治體之

史記相承闕脱也○索隱曰纂音撰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説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説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實京師。外銷姦猾。此

注不字難通疑訛字

大者後因一歲屢遷遂爾自肆如所言滅胡之本何與初諫竟矛盾哉孔子謂鄙夫不可事君偃之謂也

增趙恒曰漢武之時儒雅則董仲舒公孫弘子長於舒則傳儒林於弘則與主父偃同傳至贊一則以其通顯為遇時幸之也一則以其立乎惡俗

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稠崇）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應傳首所以未遇時情事）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弃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亨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按偃言吾日暮途遠恐赴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也急也）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

逵則交譽之敗則爭惡之毀譽因乎時而悲之悲之者悲其不幸也而非以弘之資能過於偃也公孫弘本不得於漢時士論子長之於書法亦嚴矣平準書又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云云張湯用峻文云云又以弘與湯並傳其不滿於弘者又如此

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複前案）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

茅坤曰篇終餘音嫋娜

王維楨曰此太史公有感之言暗指李陵事也

楊愼曰此下非太史公所著特褚先生輩續之耳

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徐廣曰孔車洨人也沛有洨縣　索隱曰洨戸交反車尺奢反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曰按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録也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

董份曰後聖聖字恐當是世字言禹聖德歎後世不能循也

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相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一本始作治）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索隱曰較音角較明也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

董份曰雖千品制有減而儉實可久

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

蒲輪少動搖所以安體也非恐傷草木

試漢書作拔

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爲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索隱曰按謂公孫弘等未遇爲時所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遠迹羊豕之間（韋昭曰遠迹謂耕牧在於遠方○索隱曰案公孫弘牧豕卜式牧羊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索隱曰乂理也）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曰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者故禮有蒲璧蒲蓋或畫繢以爲榮飾也）見主父而歎息（索隱曰案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者是也）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

矣漢書作已

皐諸本同疑乘字訛

王應麟曰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于公孫弘兒寛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之儔哉史筆褒貶萬世榮辱所關而薰蕕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寛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歴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矦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襃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

累漢書作參

劉評曰下脱主字

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黄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平津巨儒晩年始遇外示寛儉内懐嫉妬寵備榮爵身受肺腑主父推恩觀時設度生食五鼎死非時蠹

王安石曰始讀孟子見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論制者皆將損之疑孟子之言爲過得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輙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於傾駭變亂無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

劉子翬曰父偃等諫甚切帝嘆相見之晩悉拜爲郎然征伐竟不已又爲上林苑東

方朔陳三不可帝弃朔爲太中大夫賜以黄金然遂起苑蓋武帝知受諫爲人君之矣故不吝爵禄以旌寵之也然有受諫之名無受諫之實何益於治乎此法語之言改之爲貴

黄震曰主父偃姦險無頼小人其致身青雲特自速族滅之禍耳何足汚齒頰哉惟諫伐匃奴一書不當以人廢言然他日勸築朔方俾襲蒙恬故步者即今日擧秦事以諫伐匃奴之偃也何耶其勸分王諸侯則掇拾賈生之緒餘也其勸徙豪民實茂陵則剽竊婁敬之陳言也何能爲漢庭決一策耶而取大臣金取諸侯金自謂日暮途遠自分倒行暴施以至於齊而刧齊王殺之以游於燕而陷燕王殺之召平日昆弟賓客戒其毋入偃門以一切踈絶之何哉偃之爲人也其自取覆滅也固宜爲偃之族者可悲耳

史記評林巻之一百一十二終

正義九州下疑脱越字

注曰下南上疑脱日字

按南越即今廣東西二省

唐順之曰此與匃奴大宛西南夷四傳貫穿百餘年與亾如世家例

史記評林巻之一百一十三

呉興 凌稚隆輯校
温陵 李光縉増補
日本 長尾 奥田遵校正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真定人也。索隱曰尉官也佗名也姓趙佗音徒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韋昭云真定故郡名後更爲縣在常山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畧定楊越。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呉起爲楚收楊越○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楊州故云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索隱曰地理志武帝更名桂林曰鬱林秦本紀始皇三十三年畧陸梁地以爲南海鬱林象郡地理志云武帝更名日南以謫徙民。索隱曰謫音陟革反與越雜處。十三歲。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索隱曰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正義曰顔師古云龍川南海縣也即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東泉因以爲號也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徐廣曰爾時未言都

康海曰以下敘佗自立爲南越王詞簡健而委宛

尉也○索隱曰囂音五刀反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絶新道。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索隱曰被音皮義反行南海尉事。索隱曰服虔云囂詐詔書使爲南海尉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索隱曰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爲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鄒氏劉氏本湟亦作涅音年結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陽下湟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匯今本有湟涅及匯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水經云含匯縣南有匯浦關未知孰是然鄒誕作湟漢書作湟蓋近於古盜兵且至。急絶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黨爲郡縣之職或假守也秦已破滅。佗即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稽於古也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絶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幷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

出桂陽下匯水出本傳下文注引衛青傳誤

注守上脱或字漢書注可徵

按絶道自守與上絶新道自備相應

陳仁子曰圖天下者貴識天下之大勢高帝有天下蓋識其勢者也當時吏民新附叛者九起故北不刷白登之恥南不貪百粤之臣直以一身爲天下之勢虜臧荼執淮陰繼而貫高反洛陽陳豨反代黥布又反淮南所幸兵力不分旋起

漢書無邊字監本讀邊字句非

索隱引廣州記疑有脱文

又一郡恐當作二郡

旋定若窮征遠伐變不旋踵恐鞭長不及馬腹天下匈匈非吾有也

錢福曰此孝文得黄老之旨處

按冢在眞定與篇首眞定人一句相應

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索隱曰韋昭云竈姓周隆慮縣名屬河内音林閭 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索隱曰案即陽山嶺也 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隱曰姚氏案廣州記云交阯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阯九眞二郡即甌駱也 東西萬餘里。迺乘黄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鎭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喩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事詳陸賈傳 迺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

稱臣下漢書有遣字此蓋脱文

入字一本作人者疑訛

按漢書載文帝與南粤書尋妙甚

按竊疑長沙王讒臣一段與上文高后聽讒臣數語相應

康海曰越王書詞意言遜而屈漢天子有以感之也

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索隱曰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 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娯。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倶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黄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説。遂至孝景時。稱臣使入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

胡之父蓋先死

注悅當作說

凌約言曰叙武帝討南越筆力萬鈞而越内后王亂臣之變態討越樓船伏波之將略委曲轉折纖悉殆盡

王廷陳曰胡始不敢興兵而使人上書既又遣太子入宿衛得尊中國之体惜其後聽大臣之諫而卒不入見也

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倶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索隱曰漢書悅作怵。韋昭云誘怵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

漢書亦作决

王維楨曰藏璽乃知先王之僭豈嬰齊先宿衛久眞見天王之不可犯哉

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爲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索隱曰李奇云藏其僭號之璽也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典○索隱曰樛音紀虬反樛姓出邯鄲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内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索隱曰安國姓少季名也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一

數字疑衍漢書無之

監本以子字絶句兄弟宗室屬下讀非

董份曰將敘太后恐亂欲倚漢威故再提太后當與安國少季通之委曲有情不嫌於重複也

按此敘呂嘉之勢盛為下文作亂張本

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塡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一本宗作族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索隱曰。案蒼梧秦王即趙光是也。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

鶴牧云注矣一本作也

敖英曰敘宴飲位次甚悉如目擊然

王慎中曰王止太后是當斷不斷也

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韋昭曰。特使者為介胄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韋昭以介為特。介者間也。以言間特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特為介胄則非。虞喜以介為因。亦有所由。案介者賓主所由也。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韋昭曰。鏦撞也。○索隱曰。鏦字林音七凶反。又吳王濞傳鏦殺吳王。與此同。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索隱曰。案謂分取其兵也。漢書分作介。介被也。特也。稱病。不肯見

參下也字漢書作兵

陸武曰好往武往句法甚奇

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郟壯士（徐廣曰縣屬頴川音古洽反○正義曰今汝州郟城縣）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應上二往字）（徐廣曰千秋為校尉）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

楊慎曰越妻乃越女非漢女也而徐注若以越為人名何也

何孟春曰韓千秋一段用而字緊接上文將二千人往勢如珠走盤

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索隱曰案功臣表術陽屬下邳）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索隱曰案南康記以為大庾嶺名塞上也）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郟）樛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索隱曰案龍亢屬譙國漢

注龔字鶴牧作龔

下厲之厲東越傳作瀨漢書皆作瀨宜皆作瀨

樓昉曰次伐南越之兵甚中經緯

按大宛傳漢發三輔罪人又云赦囚徒又云發天下七科適皆罪人也出師用罪人蓋勾踐敗吳取檇李法也

書作龔侯服虔作卭晉灼云龔古龍字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一作匯也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湟駰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索隱曰劉氏云匯當作湟漢書云下湟水也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張晏曰故越人降爲侯爲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駰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也應劭曰瀨水流沙上也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出零陵或下離水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正義曰地理志云零陵縣有離水東至廣信入鬱林九百八十里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徐廣曰越人也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正義曰曲州協

正義江上宜有牂牁二字

犂且與黎明其義無異

王鏊曰咸會番禺此一句不可少

按招降賜印得体

按驅字即孟子湯武敺民敺字

州以南是夜郎國下牂牁江正義曰江出南徼外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索隱曰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名貪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爲歌也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云犂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犂旦爲遲旦謂

及越揭湯令句上下疑有脫文或云自定二字行

鶴牧云桃侯漢書及年表作隨桃侯註訛

何孟春曰自定者趙光由定而來屬也故俱得封

黄震曰南越稱帝文帝以德懷之而稱臣既稱臣武帝以詐呂之而反越雖夷狄人情亦槩可知矣用樓船十万師一旦以夷為郡豈不大快然使五帝三王處此亦有文帝之懷柔而已夷狄在萬里外而必貪之何哉

待明也。索隱曰鄒氏云犂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犂即比義不煩更釋又解犂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稚遲待也亦犂之義也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賓客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爲海常侯。徐廣曰在東萊越郎徐廣曰南越之郎官都稽徐廣曰表曰孫都得嘉封爲臨蔡侯。索隱曰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韋昭曰揭音其逝反。索隱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桀劉氏音求例反定者令之名也案漢功臣表云定揭陽令意又別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居名翁也諭甌駱屬漢。索隱曰案漢書甌駱四十餘萬口降漢皆得爲侯。索隱曰案漢書云光聞漢兵至降封爲桃侯揭陽令爲安道侯越將畢取爲膫侯桂林監居翁爲湘城侯韋昭云湘城屬堵陽桃安道膫三縣皆屬南陽膫音遼也戈船下

將軍下兵字疑行

樛女之女疑當作后

失惑困窮本傳不見其意可疑

茅坤曰獨此小論用韻語甚奇與他篇不同似后人銘体

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眞鬱林日南合浦交阯。索隱曰徐廣皆據漢書爲說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爲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爲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中原鹿走羣雄莫制漢事西馳越推南裔陸賈騁說尉佗去帝樛后內朝呂嘉狠戾君臣不協卒從剿絕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三　終

侯官或作候官

按閩越即今閩地東越即今永嘉地

按東冶即今侯官縣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四

呉興　凌稚隆　輯校
温陵　李光縉　增補
日本　長尾　興田遵　校正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案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門聲音旻）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徐廣曰騶一作駱○索隱曰徐廣說是上云甌駱此別云閩不姓騶也）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隱曰小顏以為即今之泉州建安也○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為福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呉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

羅洪先曰莊助言辭剴切天子竟遣助發兵得御夷之體助兵未至而閩越引兵去東甌卒舉國徙中國助亦有見哉

按師古云漢地廣大兵衆盛强今雖勝之后必

大農蓋大司農

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都東甌（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云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曰徐廣據年表而為說）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

郎中將漢書作中郎將此恐倒

更來也

柯維騏曰漢書曰不戰而隕徐廣曰耘隕音同按儒行傳曰不隕穫于貧賤則隕耘義亦同

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亾入海。皆曰善。卽鏦殺王。索隱曰劉氏鏦音窻鏦撞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殞耘義當取耘除或言耘音于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隕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索隱曰繇音搖繇者邑號丑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

鶴牧云曰漢書作以

注三十里上疑脫東西等字

注曰白沙下宜有白字

大農閒漢書有司字此恐脫文

按顏師古云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是也

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揚。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洪崖山當古驛道此文云豫章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梅嶺在虔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州漢亦屬豫章郡二所未詳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

白沙即上文白沙

注蓋從如以下疑有誤

率當作卒漢書可徵又絡作終禦作語

侯齒。徐廣曰城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索隱曰鄭氏句音鉤會稽縣也○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鄮縣西一百里漢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闕○正義曰越州有若耶山若耶溪若如一頭州有白沙山蓋從如此邪白沙東故閩州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絡古本絡作終正義曰錢唐杭州縣轅姓絡古名斬徇北將軍。為御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曰禦兒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

其率之率同上

上文曰無諸孫繇君丑此作繇王居股疑有一誤

萬戶二字宜屬上句

北漢書作卯

按師古云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越建成侯斬餘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名敖疑表誤又云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同疑表誤
何孟春曰成陽共王子一段斷而復續此倒叙法也

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徐廣曰敖東越臣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索隱曰韋昭云在九江萬戶。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臣韋昭云開陵屬臨淮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案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嫈侯。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索隱曰音繚縣名服虔曰嫈音縈劉伯莊音紆營反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索隱曰韋昭云多姓軍名也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

茅坤曰按漢詔徙東越及閩越之民於江淮是以浙以東南及福建盡空地也　按此賛亦用韻語

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句踐之裔是曰無諸既席漢寵寔因秦餘騶駱為姓閩中是居王搖之立爰處東隅後嗣不道自相誅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四終

後漢書注云樂浪郡故朝鮮國也在遼東宋史亦云遼陽府即古朝鮮國据之則箕子之所封非今朝鮮今朝鮮盖襲故號耳

柯維騏曰按朝鮮乃周封殷太師之國太師教以禮義田蠶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蔽而人不為盜戰國時朝鮮準僭稱王屬于燕其後燕人衛滿破王準有其地至漢武遂拔朝鮮內屬其後風俗稍薄太史公盖善滿能收亡民聚海東以保塞外諸夷修臣節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曰案朝音朝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訕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日本長尾奧田遵校正

朝鮮王滿者。正義曰潮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驪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故燕人也索隱曰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二國以屬己也應劭云玄菟本真番國○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漢書音義曰浿音傍沛反○正義曰地理志云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浿普大反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正義曰命謂教令聚黨千

漢書無衛姓及擊破朝鮮之事索隱所引非漢書

師古云命者名也脱名籍而逃亡

注臣瓚云下脱王字

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索隱曰案地理志樂浪有雲鄣後應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索隱曰韋昭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臣瓚云王險城在樂浪郡浿水之東也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索隱曰東夷小國後以爲郡方數千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鮮高驪貊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國六百里北至靺鞨國千四百里傳子至孫右渠。正義曰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瀆曰壅承作雍閼不

前注以王險爲平襄似得實

高驪卽貊矣注并擧者盖謬

注地下國字疑衍

御者盖涉何之從者

卒正盖士卒之長也

按裨王長乃送何者

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索隱曰誘一作譙說文云譙讓也諭曉也譙音才笑反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索隱曰卽送何之御也朝鮮裨王長。正義曰顏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浿水何因刺殺也按裨王及將士長恐顏非也卽渡馳入塞。正義曰入平州榆林關也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索隱曰有殺將之美名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

師古云於法合斬

軍字句湖本軍字屬下句讀非也

余有丁曰按謂未能破之而前進也故後云破浿水上軍乃前

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

郤隙通

及漢書作乃

剸專同

漢書濟南上有故字

按此敘兩將軍私心處曲盡

茅坤曰自古兩將異指鮮不敗亡者

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征漢書作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

執捕之捕漢書作搏

徐引表有誤脫

茅坤曰與唐李愬及懷光汴橋之屯略相似

按師古云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谿相參三將軍王唊四應氏云五人誤也

按師古云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于漢故謂之

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幷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幷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與謀曰始（相唊音頰○索隱曰路人漁陽縣人　如淳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唊音恊）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幷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路音各）降相路人之子最（索隱曰最名路人之子也）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

余有丁曰按樓船前力攻番禺反驅降者入伏波營故此欲獨降之為己功也

將行也狹謂心志狹隘

溫當作涅監本作溫誤

降相

黃震曰朝鮮居秦故空地本无預中國事也涉何為武帝生事其國漢卒盛兵以滅之定其國為四郡漢固貪矣右渠負固自取滅亡亦何愚也

遂定朝鮮爲四郡。（真番臨屯樂浪玄菟也）封參爲澅清侯。（韋昭曰屬齊○索隱曰顧氏澅音獲）陰爲萩苴侯。（韋昭曰屬勃海○索隱曰萩音秋苴音子餘反）唊爲平州侯。（韋昭曰屬梁父）長爲幾侯。（韋昭曰屬河東○索隱曰幾縣名）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溫陽侯。（韋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索隱曰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爲兵發首。樓船將狹。（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衛滿燕人朝鮮是王王險置都路人作相右渠首差涉何調上乖禍自斯狐疑二

將山遂伏法
紛紜無狀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五終

西字漢書無之

注胡南二字可疑

正義以下二字可疑

注滇與二字倒疑

正義漢楪榆以下疑有誤脫一本

按此傳以夜郎滇二國爲首蓋漢所封也

按韓昌黎送廖道士序柳柳州游黃溪記二文發端多倣此法

茅坤曰篇首絕佳以下並序次通西南諸夷本末亦可觀覽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呉興 凌雅隆 輯校
温陵 李光縉 增補
日本 長尾與田遵 校正

分叙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正義曰在蜀之南。夜郎最大。索隱曰劉氏數音所具反。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犍爲屬國也。韋昭云漢爲縣屬牂牁。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阯。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爲姓也。○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其西靡莫之屬。正義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莫在姚州北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以什數。滇最大。○如淳曰滇音顛顛馬出其國也。○索隱曰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也。崔浩云滇後爲縣屬越嶲太守所理也。○正義曰昆州郎州等本滇國。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也。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索隱曰魋漢書作椎。音直追反。結音計。其外西自同師以東。韋昭曰邑名也。○索隱曰漢書作桐鄉。北至楪榆。○韋昭曰在益州。楪音葉。○正義曰上音楪。楪澤在靡北百餘里。漢楪榆縣在澤。其益都靡非本桑榆生屬

澤其作澤西靡非作靡莫生作王

桑揄即標揄譯音與耳

注華陽國志下宜有云字

按以上連用以什數三字最大二字而以此皆句結之

國名爲巂昆明。徐廣曰永昌有巂唐縣。○索隱曰也崔浩云巂昆明二國名韋昭云益州縣○正義曰巂音髓今澧州也昆明巂州縣盖南接昆明之地因名也 皆編髮隨畜遷徙。正義曰編步典反畜許又反皆巂昆明之俗也 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筰音昨在越巂○索隱曰服虔云徙筰二國名韋昭云徙縣在蜀筰縣在越巂○正義曰徙音斯括地志云筰州本西蜀徼外曰猫羌巂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雅州邛郲山本名邛莋山故邛人莋人界 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郡本冉駹音亡江反○正義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國地也後漢書云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也 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索隱曰案夷邑名卽白馬氐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氐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 皆氐類也。揔叙 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

本文言苗裔則別是一莊蹻也非莊王弟

或云常頞疑入姓名

諸此國疑當作此諸國下文此國中間盖脫諸字也

凌約言曰此以上不百四十字而西南諸夷其方隅風俗大小具見叙事明整簡盡可法

茅坤曰莊蹻之王滇與尉佗之王南越畧相似

王鏊曰叙事精到

增王世貞曰按鄭樵云枸醬曰浮留

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正義曰蹻其畧反郎州昆州卽莊蹻所王 畧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曰蹻音矩灼反楚莊王弟爲盜者 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索隱曰地理志云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後漢書云其池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正義曰括地志云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 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頞音案畧通五尺道。索隱曰謂棧道廣五尺○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如淳云道廣五尺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正義曰今益州南戎州北臨大江古僰國 以此巴蜀殷富。索隱曰韋昭云僰屬犍爲

筰僰髦三國名

顏注不長疑倒

牂牁當作牂牁

劉淵林蜀都賦註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以蜜藏而食之辛香生巴蜀嶺南司馬相如使蜀而求之也其狀似蓽撥故有土蓽撥之號今嶺南人俱取其葉及藤合檳榔食之謂之蔞而不用其實及攷西南夷傳南越食唐蒙枸醬諸家註各不同姑闕之

音蒲北反服虔云舊京師有僰婢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正義曰番音婆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駰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〇索隱曰案晉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寠音求羽反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廣數里。正義曰崔浩云牂牁擊船杙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柯處仍改其名爲牂牁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

郎中將當作中郎將

關是經由之義

崔浩注複出

地理志下宜有云字

茅坤曰唐蒙亦奇士

(增)唐惟修曰司馬相如喩巴蜀檄即其事

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曰案食糧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喩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索隱曰崔浩云牂牁繫船筏以爲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牂牁江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

成漢書作載

天竺身毒乾毒捐毒皆譯音異耳

茅坤曰張騫之求身毒不得要領

喩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爲自葆就正義曰令犍爲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瓚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駰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捐毒音篤小顏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徐廣曰嘗一作賞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爲昆明所閉道○正義曰昆明在今巂州南昆縣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索隱曰且音子餘反小國名也後爲縣屬牂牁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大

王維楨曰以下文常隔滇道者也觀之恐非且蘭也

嘗擊之嘗漢書作當擊破之作擊之不下下有中郎將郭昌衛廣七字無即字

茅坤曰八校尉擊南越後始得幷定西南諸夷

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
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索隱曰即且蘭也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
爲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
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
且蘭邛君幷殺筰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
邛都爲越巂郡筰都爲沈犂郡冉駹爲汶山郡應劭曰今蜀郡岷江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
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喩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
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
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
蜀兵擊滅勞浸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

漢書作離西夷無難字南字

揃剽二字宜連讀注揃字讀住恐非

注遂剽下疑脫分字

按漢書無難字師古云離西南言東向事漢也

王維楨曰于番禺見枸醬于大夏見邛竹杖而文法錯綜如此

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
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西南夷君長以百數揔猶上什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
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
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
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
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
分二方史記音義曰揃音翦○索隱曰揃謂被分剖也剽音疋妙反言西夷後被揃剖遂剽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卒爲七郡徐廣曰犍爲牂牁越巂益州武都沈犁汶山地也

索隱述贊曰西南外徼莊蹻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浸靡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邛筰稱

雖及置郡縣
萬代推功

史記評林巻之百十六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